

抒海派悲欢 育沪剧新人

——观长宁沪剧团新编沪剧《风雪夜归人》有感

◆ 荣广润

沪剧历来有改编文学名著的优良传统,《雷雨》《家》等经典剧目的成功皆是明证。3月3日至7日,长宁沪剧团将吴祖光先生的经典话剧《风雪夜归人》搬上沪剧舞台,这不仅是对经典的致敬,更是沪剧在新时代剧目建设与青年人才培养上的一次扎实实践。剧团以名作改编为契机,以“众星捧月”之姿托举青年演员,其长远的艺术眼光与执着努力令人钦佩。

《风雪夜归人》虽是发生于北方的故事,但从演出的舞台呈现来看,它与沪剧的艺术特色达到了高度的契合。沪剧本就长于抒情,善于描摹人物的悲欢离合与细腻情感。剧中魏莲生与玉春跌宕的命运波折,配合西装、旗袍、长衫的时代氛围,将这出悲剧演绎得极具海派风骨与沪剧韵味,总体效果相当成功。导演的处理非常干净流畅,紧紧抓住了人物关系的变化与内心情感的融合,舞台画面的虚实结合、气氛营造都颇见功力。

音乐与声腔是本剧的一大亮点。此次创作不仅充分发挥了沪剧特色,更将若干流派的声腔元素进行了有机的融合,精准传达了人物的情感心理。

作曲汝金山深谙沪剧各流派之精髓,他根据人物在不同戏剧情境中的内心,将代表性流派的声腔元素不着痕迹地融入人物唱段之中。这种“流而不派、派中有流”的处理方式,既彰显了沪剧音乐的丰富性,也避免了流派的生硬堆砌,使全剧的音乐呈现出浑然一体的艺术效果。

业内有时存在一种略显绝对的观点,认为沪剧唯有唱了赋子板才算正宗。然而,音乐的核心是为塑造人物与推动剧情服务。以剧中魏莲生在海棠树前的绝唱为例,此时人物内心更多的是感伤与对尊严的坚守,而非单纯的激烈,若机械套用赋子板并非必需。该剧的音乐在这一场处理得恰到好处,说明沪剧的味道可以用多种手段来体现,只要适合人物适合剧情即可。



戏曲的传承归根结底是人的传承。王斌、朱桢两位挑大梁的演员面对极其复杂的人物心理与情感经历,较好地完成了角色创造,展现了可喜的进步。王斌不仅展现了扎实的功底,还将京剧男旦的下腰、舞剑等身段技巧与沪剧特色巧妙结合,人物情感抒发十分充分。朱桢对人物基本情感的传达也相当到位。同时,杨音等资深演员甘当绿叶,表现出挑,不仅为全剧增色,更对青年演员起到了极好的传帮带作用。

艺术精品诞生需要不断地打磨。在后续的加工提高中,若能在舞美布景与大屏画面的结合上适度做些减法,使之更纯粹、更具诗意,会有更好的效果。同时在前半部分进一步做足两人情感递进与心灵沟通的戏份,必将使结尾海棠树下的悲剧爆发力更为强烈。

总体而言,长宁沪剧团花大气力排演《风雪夜归人》,不仅推出了一部有质量、有温度的海派佳作,更为沪剧新生力量的成长提供了宝贵的舞台。这是沪剧界令人欣喜的成果,也是值得我们极力支持与鼓励的。



春节后, AI 短剧《霍去病》凭借“3000元制作80集、播放量破5亿”的消息登上热搜。尽管主创后续澄清,数据并没有这么夸张,但这也从侧面印证了一个事实:人们相信,随着AI技术的飞速发展,低成本、高效率制作影视内容早已不是梦想,算力为内容创作打开了全新的想象空间。当技术的门槛不断降低,未来的影视创作是否全靠AI大力出奇迹?

显然不能!最终赢得观众的是霍去病饮马瀚海、封狼居胥那样精彩的故事,而不是AI的速率。

《霍去病》里, AI 技术的赋能效果肉眼可见。这支展现少年将军霍去病的短片,借助大语言模型生成脚本、文生视频工具打造场景、AI 语音合成台词,再通过智能剪辑工具完成后期,不仅省下了演员、场地、服化道的巨额成本,更呈现出千军万马的电影级战场质感,希区柯克变焦、伦勃朗光等专业镜头语言也能被AI精准实现。这与传统影视制作形成了鲜明对比,传统的创作,这样的场面动辄耗资上百万元,需百人团队,而AI创作让制作周期压缩90%,特效成本大幅降低。

技术的进步,让AI短剧尤其是AI漫剧,已从小众赛道成为行业风口。2025年,短剧爆款频现,《斩仙台下,我震惊了诸神》播放超10亿,《末日寒潮我有移动堡垒我怕谁》单月播放增量2.4亿,主旋律作品《坐标》更是开启了红色题材AI短剧的新尝试。各大互联网平台纷纷入局,数据显示,2025年国内新增漫剧相关企业超8万家,Seedance 2.0、可灵3.0等模型的升级,更让AI漫剧制作成本进一步降低、产能大幅提升,据说单人日均就能产出10—20集内容,行业工业化生产的大门已然打开。未来,普通创作者借助AI工具实现“一人公司”的创作模式。

但在这股技术浪潮中,行业的痛点也愈发凸显。AI能在几分钟内读完十几万字的网文并拆解出爆款方法论,能将制作流程标准化、工业化,但算力能实现高效创作,却难以解决内容同质化的难题。目前,80%以上的AI短剧还集中在玄幻、末世逆袭等题材上,重生、打脸……套路化剧情泛滥成灾。据统计,2025年上线的6万多部AI漫剧中,播放量破亿的仅有96部,爆款率仅0.16%。不少创作者陷入“以量博爆款”的误区,却忽略了内容创作的本质。就连传统影视从业者转型做AI漫剧,也因内容缺乏新意而难以获得商业回报,看似火热的行业背后,实则是内容的重复与审美疲劳。

说到底,算力只是创作的工具,而非内容的核心,能真正打动观众的,从来都是有温度、有灵魂的好故事。《霍去病》的出圈,并非只因AI技术的炫酷,更因少年英雄的家国情怀、“封狼居胥”的历史共鸣,这是人类赋予角色的情感内核,是AI无法凭空创造的。正如《霍去病》导演所言,“技术永远要服务于创意,会用工具不算本事,会讲故事才是核心”。

“3000元制作80集短剧”其实在今天看来,已经算不上什么梦想了。行业的进步,让更多创作者拥有了表达的机会。AI创作的下半场,拼的从来不是技术的快慢,而是内容的好坏。当算力不再是稀缺资源,唯有守住“内容为王”的底线,将AI的高效与人类的创意、共情相结合,才能让算力真正创造出内容奇迹,让AI短剧行业走出昙花一现的风口。

《霍去病》的胜利,岂是AI大力出奇迹

◆ 吴翔

人已逝,腔调还在

——从“老舅妈”想起海派喜剧的昨天和今天

◆ 卜翌

上一代滑稽戏名角嫩娘的离去,让不少人感慨:老舅妈也走了。是的,提起《老娘舅》里的“老舅妈”,许多老一代的上海观众至今仍会会心一笑。在这部曾经红极一时,陪伴了上海家庭十余年的海派情景喜剧中,嫩娘出演的老舅妈家里家外操心劳碌,总絮叨埋怨老娘舅爱管闲事,关键时刻又第一个跳出来帮衬。这样一个典型的上海阿姨形象深入人心,久而久之,在上海人心目中,嫩娘几乎就等同于“老舅妈”本人了。那些年的傍晚,家家户户的电视机一亮,《老娘舅》的主题曲响起,家长里短的市井百态便跃然屏上,蓦然回首,再度品评曾经的沪声笑语,却多了几分况味。

饰演老娘舅的上海滑稽戏表演艺术家李九松先生已在2020年先一步离去,《老娘舅》的编导屠耀麟和王辉荃先生亦先后辞世。如今老舅妈的离去,再度令人回想起那个电视机仍是家庭中心的老辰光,还有那个属于上海人自己的喜剧时代。上海老派人常说一句话:“人走了,腔调还在。”或许,对海派喜剧来说,这句话也同样适用。在今天这个短视频与自媒体层出不穷、碎片化浪潮不息的时代,很难想象二十多年前,一部方言情景喜剧可以长红,《老娘舅》就是这样的存在。

1995年9月,这部剧在上海东方电视台开播,很快成为沪上收视率最高的节目之一,对于许多上海家庭来说,看《老娘舅》成了晚饭后的固定节目。到2007年最后一集播出,《老娘舅》整整陪伴了上海人12个年头,制作了五季、一千集。剧中以热心社区调解的“老娘舅”为主线展开叙事,从最初的“弄堂篇”到后来的“社区篇”“儿孙篇”,以上海话演绎邻里关系、家庭矛盾与社会变迁,诸多笑料都取材于琐碎却真实的平常生活,并蕴藏了朴素的哲学与智慧。剧中人物也都成了城市的公共记忆——老娘舅和老舅妈,包括围绕在他们身边的角色,也极具辨识度:阿德哥(毛猛达饰)、阿庆(陈国庆饰)、杜禄冠(姚祺儿饰)……看着看着,你总会觉得弄堂

里好像真的住着这么几个人。他们已不再是虚构的喜剧人物,而是那个时代上海普通百姓的缩影:精明而不刻薄,市井却讲分寸;爱较真也有照应;会算计亦存善良;日子吵吵闹闹,却过得有滋有味……

说起《老娘舅》的成功,就不能不提到两位幕后人物:导演屠耀麟与编剧王辉荃。在好些老剧组回忆里,他们的创作现场都像在唱滑稽戏,一边聊天,一边改剧本,段子与对白往往就在爆笑不断中诞生。王辉荃曾师从周柏春,对沪语节奏与笑点有极深的理解。他不仅编剧,也参与执导过《老娘舅》,以及另一部海派情景喜剧《新上海屋檐下》。在那部剧中,滑稽界新星钱程出演了主角阿福哥。

在挚友王辉荃英年早逝后,屠耀麟则继续尝试新的海派情景喜剧形态。2006年,他执导了《开心公寓》。这部以上海文艺频道主持人演出班底的作品,极具时尚元素与现代都市气息,转向酒店式公寓中的白领生活,探讨新上海人的千姿百态。这部剧最终制作播出了五百集,沪语版本在江浙地区播出后也颇受欢迎,甚至被越南电视台购买了一百集剧本进行本土化改编。屠耀麟曾聊起他和王辉荃的年少时代,说两人混进剧院看滑稽戏,深受剧场氛围感动而热泪盈眶。正是这种对沪语喜剧的热爱,后来沉淀为他们创作的底色。

那些年,堪称海派沪语喜剧的黄金时代,百花齐放、热闹纷呈——有1998年由王汝刚、许榕真等主演的《红茶坊》,以茶馆为窗口,围绕王老板、大卫、娇娇等角色,讲述他们在工作与生活中遇到的形形色色的客人和故事。还有以“夜上海理发店”为故事舞台,由钱程、谭义存、小翁双杰、豆豆等主演的《从头开始》;开创了即兴互动与多元喜剧内容结合先河的《七彩哈哈镜》;堪称陈国庆经典角色“阿庆”之奠基作品的《阿木林》等等。这些作品共同构成了上海城市的微型史,从弄堂到茶坊,再到现代公寓,场景在变化,但核心始终没有变:上海人说上海话,讲上海人的

生活和人情世故。

电视情景喜剧终究逐日式微,但上海这座城市永远在自我更新,时过境迁后,海派喜剧正以一种更符合当代语境的形式——沪语脱口秀,完成其“前世今生”的接力。

今天的沪语脱口秀,也可以说是滑稽戏与情景喜剧精神的某种新形态生长。那些来自市井生活的洞察与机敏,只是从电视屏幕转到了剧场舞台和自媒体短视频上。上海多家脱口秀俱乐部都有常规排期的沪语脱口秀,此外,如笑果工厂、硬核喜剧以及橘子空间等知名厂牌,不时推出沪语专场或拼盘,早已形成极其稳定的市场。沪语脱口秀的门票常常上线即售罄,观众年龄也是兼跨老少,一些知名演员的场次更是长期一票难求。像其间的顶流代表71(本名忻振华),在2026年春节档期间,推出沪语单口喜剧专场《小巴辣子》,从大年初四演到初七,开票即售罄,剧场外甚至排起长队,观众热烈参与“扫码,讲出你的烦心事”。

在某种意义上,今天的沪语脱口秀正是海派喜剧传统的一种延续。演员不再穿长衫,也不再表演传统独脚戏,但他们仍然依靠方言的节奏、对城市生活的观察和上海式的自嘲来构建笑点。和屠耀麟、王辉荃当年推崇的贴近生活一脉相承,沪语脱口秀创作基础依然是极具地域辨识度的碎屑日常。演员会讲在开市客排队抢猪肉的阿姨,讲在武康路街拍的网红,讲自己在梧桐区租房遇到的奇葩房东……地铁通勤、职场压力、相亲养宠、咖啡美食、排队打卡……当下无处不是素材,观众的代入感频频拉满。脱口秀演员利用上海方言自带的冷幽默特性,化解着职场压力、婚恋焦虑。这种快节奏的语言冲撞,语言噱头的升级,都是海派喜剧在当代的进化。

表达的场合、方式在变化,但那种从寻常生活中生长出来的城市幽默仍然保持着连续性,上一辈人搭起的那条弄堂,其实一直都还在。



扫一扫
请关注
“新民艺评”